

海南閩語「述-賓-補」格式考論

曾綉薇

香港中文大學

海南閩語屬閩南語分支，自唐宋以來由福建移民帶到島上，與雷州及潮汕閩語親緣關係較近（李如龍等 1996，Kwok 2018：157）。但在述補結構方面，海南閩語主要使用「述-賓-補」格式（下稱「VOR」），如例（1）、（2），與其他閩南語及一般漢語方言不同。本文即利用田野調查所得一手語料，以海口閩語為主要對象，系統考察 VOR 格式所能表達的語義結構，分析其具體性質及句法限制，並結合漢語史探討其來源。

（1）〈海口〉伊擘{許}本冊爛爛{去}嘍。他把那本書撕得很爛。

（2）〈瓊海〉我刷坏目紅去嘍。我把眼睛揉紅了。

學者如郭必之（2010）、李惠琦（Lee 2016；2017）和沈冰（2022）等都留意到海南閩語 VOR 格式的特殊，但其討論多圍繞表達典型致使義的例句，數量也較為有限，對其語義功能範圍之考察未臻全面。其中李惠琦（Lee 2016；2017）和沈冰（2022）都認為海南閩語的 VOR 格式屬於連動結構，然而未有深入討論其具體性質。本文通過考察表達不同語義結構的 VOR 格式，指出海南閩語「述-賓-補」格式實屬於連動結構的子集（subset），本身已經發生一定程度的規約化（conventionalization），構成一個以致使義 VOR 格式為典型成員的原型範疇。範疇中非典型成員包括其他帶有廣義結果義的動補結構，如動度類 VOR、動態類 VOR 等。其次，本文通過插入否定副詞「無_{沒有}」和情態副詞「卜_{快要}」測試，發現表面語序一致的 VOR 格式內部各類述語和補語的句法、語義關係和結合緊密程度不一，在結構上亦為異質成員的集合。

郭必之（2010；2019）提出海南閩語 VOR 格式的來源應是和島上壯侗語（黎語、臨高語）長期接觸引發句法借移的結果；李惠琦（Lee 2016；2017）則主張這是繼承自中古漢語「隔開式述補結構」（參梅祖麟 1991/2000），並且指出海南閩語和壯侗語的接觸起到對抗「述-補」複合詞化的潮流，從而幫助存古。本文通過對比主流漢語動補結構的發展歷程和海南島移民歷史，指出海南閩語「述-賓-補」格式的源頭或可追溯至唐宋期間移民帶來的祖語，但「述-賓-補」格式之所以演變成海南閩語最常用且最主要的動補格式，實為與以 VOR 為原生語序的黎語、臨高語等壯侗語長期語言接觸導致句法結構遷移的結果。語言接觸應為主要動因，而非次要助力。本文進而討論海南閩語內部有助接觸引發遷移（contact-induced transfer）進行的條件，總結出四大因素：（1）海南閩語狀態/結果補語標記「得」的不發達；（2）漢語作為連動式語言的類型特點；（3）VOR 格式和信息結構要求高度兼容；（4）VOR 體現句法象似性（iconicity）。

參考文獻

- 李如龍等。1996。閩粵瓊閩語詞彙比較研究。收錄於詹伯慧、李如龍、張雙慶編：《第四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集》，汕頭：汕頭大學出版社，頁 115-139。
- 沈冰。2022。接觸視角下的海口方言多功能語法形式。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。
- 郭必之。2019。《語言接觸視角下的南寧粵語語法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李惠琦。2017。海南閩語與黎語之語法共通性——以結果補語為例。收錄於林倫倫主編：《第十四屆閩方言學術論文集》，廣州：世界圖書出版廣東有限公司，頁 300-304。
- 梅祖麟。1991/2000。從漢語的「動、殺」、「動、死」來看動補結構的發展——兼論中古時期起詞的施受關係的中立化。收錄於梅祖麟：《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頁 222-246。
- Lee, Hui-chi (李惠琦). 2016. Hainan Min Resultative Structures. *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* 9: 67-82.
- Kwok, Bit-Chee (郭必之). 2018. *Southern Min: Comparative Phonology and Subgrouping*. New York, NY: Routledge.

聯絡電郵：mayzeng.xw@gmail.com